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 卷五十七

卷 卷五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傳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嬴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  
 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  
 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  
 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  
 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乂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閩閩  
 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  
 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  
 不自明且念乂不去人將虐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  
 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  
 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  
 海所至歔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  
 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鳧歸來兮何極鳧去兮關水黑  
 化為朱鳥兮有嚼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  
 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  
 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願卽此為墓地作許劔錄  
 及翺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  
 劔之地鳳聞訖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  
 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  
 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味嘗不與之進  
 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  
 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費似道母喪不宜阻以鹵簿責文及翁願  
 息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  
 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執移  
 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媯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播紳學者問翺  
 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  
 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辭隱  
 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蘇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  
 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麕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  
 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

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儻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父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漸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弱是哉音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

北游燕都館秘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俵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蒞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

皇明嘉慶卷五十七  
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縉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  
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  
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  
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  
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  
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  
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篋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  
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  
哉馬不羸音奉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矣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  
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  
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  
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  
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  
丞孝先不幸絳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  
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  
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  
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  
然質體羸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

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敘經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余舊以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毋毋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毋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毋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毋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毋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

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民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毋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毋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毋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余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匕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大夫人在環家日夜

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毋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

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為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勉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起破州郡屠劉人如刈草管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皆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為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縣惡少年構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

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若柵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擊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媵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爾邪橫槊刺其背死勝寶遁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



與媵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宛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窳窳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歛之蔣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于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為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為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考定伯夷傳

王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夷齊其諡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伯夷傳外傳

秋增春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

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

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

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

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亂周

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自古吾聞

子下不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

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

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義因以見由光堯讓位之賴經史而伯夷之名傳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賦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



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邪非邪此舉孔子稱道伯夷之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死莫能無怨且七十子之徒仲尼乎蓋言其若有怨所以明其實無怨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此引言德而早天盜跖暴戾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禍災所以反復致意於伯夷以讓國之賢而至於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

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憑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此

人之志善惡不同為善者因眾人之惡而愈觀然易曰同明則盜跖曷嘗為足重而伯夷雖餓死豈足為輕哉

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末又申言為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惡沒世

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萬喙

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

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

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不備之事發

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為體皆然獨伯

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

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

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為非也司馬貞

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為註解予切病之因為

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間復援據古說

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

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

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

第之曷有妄贅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

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

美也而奚僭之為况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褚少卿小司馬

氏輒爲之補益設以僭罪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埃覽者詳焉

###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爲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柩而歸卜宅兆於縣西之歸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嶮喪輦莫能致也仁瞻念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貲掘地爲川以通江方庀工俄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流接舟以得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既塋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共稱異焉於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曆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瞻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于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

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喜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勅令護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喜假守茲土致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司馬暉從事中郎司馬廷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誠所感獨致湧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泝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爲守聞而嘆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爲守令者咸護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縣衍至于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顏氏者秦人也蓋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群烏銜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卽其地縣且名之

至唐又改名義烏表孝行也及余得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  
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爲之於邑久之因竊嘆曰至哉孝  
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  
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八

傳

汪同傳

趙汭

汪同字仲王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  
禱于雷壇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  
業儒同獨不肯事筆墨躡屣不浚萊母夫人葉氏怒其不成  
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異與群牧戲爲分隊立長教  
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爲將帥則於某處立營於某處置旗鼓  
群牧悉聽命見者異之十五渡淮北行買馬交游諸軍校習  
騎射所有貨貨盡喪不能歸過廬江縣鷺鷥橋問沽遇貧道  
者與飲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冠幘  
頭騎善馬名傳天下官二品慎保令終語訖出門卽不見及